

教育要從娃娃抓起，根深蒂固。兩歲的最好教，全盤接受；三歲、四歲的時候，他有問題了，還問個為什麼。兩歲不會問，完全接受，所以成績也很可觀。我就想到，我們怎樣把中國傳統文化弘揚到全世界？

現在我們也承蒙聯合國這麼多年的關係，去年九月給我一個辦公室，這是很稀有的一樁事情，在一般想法都不可能的，我們也從來沒想像過的。這事我覺得是祖宗保佑、三寶加持，讓聯合國認識清楚，宗教教育符合它的理念。教科文組織，教是教育，科學、文化。宗教是文化、是教育，跟它成立的宗旨完全相應。所以，它這是給了我這麼一個平台，我們在聯合國可以主動辦很多活動。

我是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戰爭就爆發，就在逃難，逃到台灣來。離開學校，我們那時候寫週記，一週寫一篇，老師在我們週記本子後面題了幾個字，是我的校長題的：「真誠」，這第一句，第二個，「理智」，第三個，「大方」，後面是「努力，你會有很大前途」。我一生就記住老師這幾句話，他說的是沒錯，一生保持著真誠、理智、大方，給我講了六個字。

到台灣之後，我們年輕，對宗教認為都是迷信，從來沒接觸過的。可是我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他告訴我，「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」。講這個話我都聽不懂，到以後才搞清楚，老師想教，學生不想學。學生想學的，是怎麼樣能夠畢業之後，找到一個好的工作或職業，以賺錢為目的，不是為學問。老師想教，找不到傳人。

所以整個從文化、從教育來說，全世界都是走下坡，這個很麻煩，這個世界可要亂了。能夠救這個世界的，只有中國傳統文化，這是現在外國人很多漢學家，看懂中國文字的人都有這種感覺。所以我們希望同學們、老師們有使命感，我來到這個世界來幹什麼的？來救傳統文化的。傳統文化從哪裡救起？從娃娃救起。

所以我始終就想到一條龍，小學完全教《聖學根之根》。我們把它蒐集起來，古時候小學的、私塾裡頭教學的教材，蒐集了二十三種。希望小學六年把這些全部背會，會講，而且做到，要求他做到，這樣就扎根了，聖賢之根。你別看他小，言談舉止像小聖人、小賢人，這很難得！

我覺得這是神聖的事業，不是小事，是大事！到這個世間來，確實是有意義、有任務、有使命給你的，把小孩帶好。老師要給小孩做榜樣，你教《弟子規》，老師沒有做到，他會背，他不相信。老師一定要做到，最好是父母也能夠一起學，他的信心就建立了。你看父母對祖父母的孝敬，對他老師、對他朋友、對他，這讓他看。他看到了，他就有信心。身教比言教更重要。

大家寧可走這條路，發這個大心。我們是不以金錢來做標準，我們是要以自己認真來做，幫助下一代，不至於中斷傳統文化，五千年能夠繼續傳下去。我們以這個為目標，為我們的事業，一生的一樁大事業。

所以我走這條路也是走出來，大家都能看到，我總覺得是佛菩薩、祖宗的安排。外國人他要看榜樣，你跟他講他不相信，你做出來，他看到了，他相信了。我在國外這些年來，從一九九八年，我在新加坡團結新加坡的十個宗教，第二年就做成功，一九九九年就做成功。所以這是頭一個讓我們有信心。我們做的實驗是中國傳統文化，做得很成功。我們認真努力，後頭有眾神保佑。

所以，英國這個學校辦和諧博士班，實際上就是宗教弘法人才培訓班，這是真的。我說我也是一個榜樣，我實在講，什麼東西都沒學過，只是在台灣這十幾年的安定，跟方老師學哲學，跟章嘉、跟李老師學佛學，總共加起來十三年。三十三歲出家，把宗教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出家的第二天，就上佛學院去教書、上課。我不是大學生，卻在佛學院當老師。講經教學到今年六十年，正好是一甲子。走了很多地方，最後走到聯合國去了。

所以我們有這麼一個機緣，多做好事，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全世界，這是我們的使命。我們除這個之外，一無所求。我也希望我們的同志們、同修、道友走這條路。這條路真的，方東美先生所說的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你不學不知道，你學了真的是最高的享受。